

# 山水中有大文化

## ——试论王维与杜甫山水诗之异同

◎ 陈 英

**【摘要】** 王维与杜甫是唐代两位著名的诗歌大家。本文主要是就他们的山水诗之异同作一些比较。在第一部分里，本文简略回顾了一下山水诗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二、三、四部分里，分别就王维和杜甫山水诗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作了一些比较。

**【关键词】** 王维；杜甫；山水诗；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6-0075-9

我国山水诗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谓源远流长。《诗经》中的“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小雅·节南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楚辞》中的“石濂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九歌·湘君》）、“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等等，这些景物描写虽然不是诗的主体部分，但它们对后来山水诗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东汉末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一首文人山水诗；晋宋时期，可以说是山水诗真正形成阶段，出现了谢灵运、鲍照、谢朓等大家，尤其是谢灵运以光辉的山水范本，启示了后代诗人，开辟了诗歌新的领域，使陈列在大自然界里的山山水水，成为诗人取用不尽的素材，各以其特殊的姿貌在无数诗人的创造下展现出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艺术宝库，这一创始之功应充分给以肯定的。不过这一时期的山水诗有很大的缺点：内容较为贫乏，形式上往往是“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黄节《读书三札记》）

成为情、景、理三段式，比较呆板而且追求摹景的逼真，讲究炼字，炼散句，缺乏整体的美。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我国山水诗发展的顶峰，佳篇美什，灿若繁星，流派纷呈，各具异彩，出现了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名家。王维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并非仅限于山水诗，但作为盛唐山水诗派的杰出代表以及他在山水诗创作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毫无疑问，这是王维得以闻名当时及后代的主要原因。而杜甫则不同，他的诗向来以真实地再现他所处的整个时代风貌，反映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为主要内容，以“诗史”而著称于世。至于他的山水诗，则历来较少有人道及。其实，杜甫在他一生漫游、漂泊、寓居过程中写下了400多首山水诗，几乎相当于他现存全部诗歌的三分之一。在这些山水诗中，诗人不仅仅是描绘了我们伟大祖国山河的雄奇壮丽之美，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而且在描绘各地山川的过程中，更能结合自己的遭遇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他极度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使他的山水诗富

〔作者简介〕陈英，江西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对外合作部主任、副编审，江西 南昌 330006。

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艺术上，也有它的独特之处。陈贻焮先生在评论杜甫入蜀时的二十四首纪游诗说“这二十四篇成功之作，突兀宏肆，忧愤深广，既是山水图经，更是流民长卷。思想与艺术俱高，为唐代山水诗创作开拓领域，增添异彩，并大大提高其表现力和价值”（《杜甫评传》中卷）。考察一下杜甫的全部山水诗，我们就会觉得用这些话来评价他也是十分恰当的。

王维与杜甫都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他们既看到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高涨、交通发达的情况，同时也经历了安史之乱时那种“万方多难”的年代。在艺术上，他们都有极高的造诣。王维自小多才多艺，不仅能诗善画，还精通音律，擅长书法。杜甫也是“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我们从他的那些评论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艺术修养的深厚。所有这些经历以及对各门艺术的精通，必然会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王维与杜甫尽管有这么多的相同之处，但他们个人生活经历、遭遇、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毕竟不同，反映在诗歌中的思想及其表现手法，风格也就必然会有所不同，本文试图就王维与杜甫的山水诗的各个层面作一些比较。

## 二

王维与杜甫山水诗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寄寓在所描绘的山水景物中，借助自然山水来抒发怀抱，表达意愿，使自然山水与人的生活内容融为一体。我们在欣赏他们的山水诗时就会发现，在思想内容上，他们既有其相同的一面，又有其不同的一面。

首先，在王维与杜甫的山水诗里都有一些反映自己开阔胸襟和对祖国山河无比爱恋的诗篇。王维这方面的诗大都写于他生活的前期（四十岁之前）。当时正处开元盛世，面对着朝气蓬勃的盛唐时代，年轻的诗人对前途充满着幻想，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山水诗上则是选取雄伟壮丽的高大山川来加以描绘，用以寄托豪迈开朗的思想感情以及对祖国瑰丽山河的由衷赞叹。当然，这一切同经济

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的开元盛世也是一致的。如《华岳》：

西岳出浮云，积翠在太清。  
连天疑黛色，百里遥青冥。  
白日为之寒，森沈华阴城。  
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  
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  
天地忽开拆，大河注东溟。  
遂为西峙岳，雄雄镇秦京。  
大君包覆载，至德彼群生。  
上帝伫昭告，金天思奉迎。  
人祇望幸久，何独禅云亭。

诗人以夸张的笔法，运用神话故事，使天上人间合二为一，气势雄伟，境界神奇，给人一种雄心勃勃的崇高美的享受。这间接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和诗人青年时期的远大志向。

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擢为中书令。他开明贤能，反对贵族集团的朋党阿私，主张不循资格用人。王维《上张令公》诗：“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诗里表现了自己积极参与政事的热情，希求得到援引。不久，张九龄就擢拔王维为右拾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人积极入世的政治热情和“忘己爱苍生”（《赠房卢氏瑄》）的思想，在他徜徉山水并进而吟咏的时候，必然贯注于诗作中，并通过诗歌意境表现出来。如《汉江临泛》：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诗人在汉江临流泛舟，为襄阳的壮丽风光所吸引，充满激情，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汉水的浩渺，抒发了对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笔触雄浑，画面壮阔，境界雄伟。诗人运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把江汉平原的辽阔和汉江水势的浩渺描绘得淋漓尽致。在描写的景物中可以看出诗人胸襟的开阔以及从中反映的时代气氛。

由于这一时期诗人仕途得意，又游历了许多地方，观赏了祖国各地丰富多彩的绚丽风光，领略了诗情画意，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这就使得他能够创作出

许多写景雄伟壮丽，而又洋溢着积极乐观情绪的优美诗篇。如《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诗里描绘出终南山雄伟磅礴的气势，变幻奇妙的神韵，空间深远的意境。最后一联诗人的自我形象也鲜明生动地跃然于诗歌的画面中，诗人对终南山的爱恋之情也就洋溢而出了。

杜甫这类山水诗大都写于35岁之前，此时的诗人在长期的漫游中，接触到了我们伟大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领略了祖国壮丽山河的风貌，这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扩大了视野和心胸，而且使他丰富了阅历，激发了爱国主义思想。使他早期诗歌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此诗写于杜甫北游齐赵时期，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压抑不住的蓬勃朝气。诗不但是描绘出了东岳泰山的雄奇之美，也表现了主人公磅礴的气势和宽广的胸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以看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气概，同时也流露了诗人对事业的雄心壮志。这正和杜甫政治上“窃比稷与契”、创作上“气靡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是一致的。浦起龙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读杜心解》）

《登兖州城楼》也是杜甫游齐赵时所作。“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一联笔触劲健，景象浑成，诗人用粗线条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山水图景。在这种自然景色的描写中，展示了诗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

随着时代及朝廷政治的变故，王维与杜甫的生活和思想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反映在山水诗的创作上，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点。

王维在张九龄见逐之后，虽然仍在仕途辗转，宦海浮沉，就表面上来看他还是略有晋升，但实际上他

内心却是忧虑忡忡的。张九龄的被贬，对他来说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靠山的丧失，更是对封建开明政治的幻灭。王维自视是“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这时处在巧谄邪险、朋党倾轧的政治环境中，当然不免要感到“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只好“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了。王维的母亲多年奉佛，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王维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政治上不得意，思想上又日益靠近佛教，在佛教无欲无为的思想影响下，他采取了圆通混世的人生态度，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王维的山水诗也就基本上是用一种雅致的情韵，描绘幽静的山石和清澈的溪流，在诗中写出了他隐居终南、辋川的那种闲情逸致的生活，表现了他孤傲的性格，冲淡的心情。如《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诗人用肯定的语气，赞赏那种“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隐逸生活和闲情雅志，明白地表现了诗人厌倦仕途，对朝廷政治日非一日有着无可奈何的牢骚。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王维在回答张少府问仕宦的穷塞与通显的道理时，用渔歌即景悟情，以不答答之。这同“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答裴迪》）“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山中寄诸弟妹》）一样是靠自然山水来寄托理想，是不可也不必言的。又如《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抒写了诗人隐居终南山悠然自得的情怀。诗中先写“好道”，次写兴致，再写“胜事”，无孤寂之感，有雅静之意。诗人因情写事，以事寄兴，情思洒脱，立意高妙。纪昀曾评论说：“此诗之妙，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王维后期的审美观念随着其人生态度的日益消极，佛教信仰的日益虔诚而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最欣赏

生活和自然景物中与佛家寂灭思想，隐者闲适性情相适应的怡静、萧条、凄清、冷淡的一面，并加以主观情绪的渲染，作为经过他审美观念塑造的艺术境界再现在他的山水诗中。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芙蓉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山深、人寂、花自开自落，构成了一种幽清寂静的境界，渗透了诗人恬静、闲适的情怀。胡应麟说《辛夷坞》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又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人笔下的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又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无怪乎施补华要说它是“清幽绝俗”（《岷傭说诗》）之作。像这类诗还有许多，“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闲门秋草色，终日无车马。客来深巷中，犬吠寒林下”（《过李揖宅》），“荒城自萧索，万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闻归鸿。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奉寄韦太守陟》）等都属此类。

王维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这在他的山水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禅家常称众生自性清静，关键只在迷悟。王维自中年之后，努力修持禅定之功，期望能从凝神静虑之中证得自性清静之理。在他的山水诗里，王维常自言用功调心的情况：“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等。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差不多是作者的自我写照，是一个心境淡泊、看破红尘的奉佛者形象。明代李梦阳曾指出“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空同集》）。

杜甫在壮游之后（即三十五岁之后），走上了另一条与王维完全不同的道路。困守长安的十年，以及安史之乱时的流亡漂泊生活，不仅没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诗人从此还开始陷入“生涯似众人”的苦境。种种挫折虽然也使得杜甫想到过退

隐做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杜甫毕竟是杜甫，他并没有被困苦所压倒，而是“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他坚决走上了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同时也成全了杜甫，使他更加深入了人民的生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无论他在生活上怎样贫苦，也无论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时刻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痛苦。作为热爱人民的诗人，杜甫在他的山水诗中也就必然寄寓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山水诗具有饱满充实的思想内容而放射出奇光异彩。而正是这一点，是他的山水诗与王维的山水诗最大不同之处。他在天宝十一载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虽是一首山水诗，但通篇却渗透着诗人对国事的忧虑。此时的唐帝国虽还有个“强盛”的外表，却无法掩盖它虚弱的本质。这一切当然逃不过杜甫敏锐的目光。当他登上高塔纵目花团锦簇和四周雄伟的山川时不禁百感交集，愁思翻涌。首句“烈风”就指出了唐王朝危机四伏。“秦山忽破碎”四句更是道出了国家山河破碎、清浊不分、政治昏暗的社会现实。这也和前面“百忧”相呼应。“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点出了唐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饮宴，过着荒淫的腐朽生活。又如764年作于成都的《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吐蕃入侵。广德元年(763年)七月，吐蕃入侵泾州，犯奉天、武功，京师震动，代宗仓皇逃往陕州。十月长安便落入吐蕃之手。十二月，吐蕃陷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这首诗正是以此为背景，既描绘了壮丽的山河，又联系着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语壮境阔，寄慨遥深。颌联描绘山河壮观形成一个阔大悠远，囊括宇宙的境界，饱含着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民族历史的追怀。还有《石龕》：

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  
我后鬼长啸，我前猱又啼。  
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  
驱车石龕下，仲冬见虹霓。  
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  
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  
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  
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

此诗前几局非常突兀奇崛地写自己行路的艰难，到后来用所听到伐竹者的悲歌来表示自己“深为时虑”（杨慎语），同时真实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自安史之乱爆发，此地的人民五年来都在砍伐做箭杆的竹子，供应“梁齐”一带平乱的官军，到现在那些可以做箭杆的笔直的竹子都已砍尽，自己手中空无所携，交不了官差，故而愁苦。这里杜甫从一个方面以小见大，举一反三，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这场战乱给唐帝国人力、物力、财力所造成的损失的巨大，给天下苍生所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诗中寓有自己的忧国忧民思想，这在杜甫山水诗里有很大一部分。写山水而不忘国忧民苦，这就使杜甫的山水诗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杜甫山水诗的独特之处也正在此。

### 三

王维与杜甫在诗歌的艺术技巧的运用上，都达到了相当娴熟的地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下面我们试比较一下他们山水诗的艺术特色的异同。

#### （一）“以诗为画”

王维不仅是个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个杰出的画家。他的《偶然作六首》其六说：“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封氏闻见记》说他的画“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纯全集》评论他是“画绝古今”。我们说各种艺术是相通的，作为画家的王维，在写诗时也必定会受到影响。事实上，“以诗为画”也正是王维山水诗的一大特色。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人用“赋”的手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山雨初晴，秋天的傍晚，月下青松，石上清泉，浣纱归来的少女在竹林里的笑声，小渔船缓缓地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觉，它好像一首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更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

杜甫在绘画理论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这可以从他的咏画诗《画鹰》《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画鹤行》等看得出来。其实杜甫不仅很懂得评论画，而且他的诗也深受画法的影响。苏轼在《韩干马》一诗中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赵令畴《侯鯖录》）。清代陶虞开更是推崇杜甫的“以诗为画”，他说：“远山远水，为云为雨，人知其为摩诘画，右丞诗也。不知子美以诗为画。”（《说杜》）

《晴二首》其一：“久雨巫山暗，新晴锦绣文。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竟日莺相和，摩霄鹤数群。野花干更落，风处急纷纷。”首联有虚有实、有明有暗地描绘出巫峡在久雨初晴时的景色似锦；颌联则以色彩作点染，使画面更加绚丽，湖外的草一片碧绿，东方海上的云霞一片通红；颈联是近景，白鹤冲霄而飞，林中莺声十分悦耳；尾联写被风吹落的野花纷纷飘扬。全诗通过虚实、明暗、远近、高低的艺术布局，勾勒了一幅明丽的巫峡新晴图，有着浓郁的画意。

在这里我们应注意杜甫的山水诗绝句中喜欢用一句一意的格调，每一句写一景，两联多采用并偶，句

与句之间似无关联，每句独立是一个画面，而合起来，则又形成一个完美的意境，句与句之间有着内在的照应关系，四句合起来则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如《绝句二首》其一：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首句写春日阳光普照，江山一片秀丽景色。次句写和煦的春风，初放的百花，如茵的绿草，浓郁的芳香。第三句写春暖花开，泥融土湿，秋去春归的燕子飞来飞去，衔泥筑巢。第四句写鸳鸯在温暖的沙地上静睡。这四句诗，每一句皆为一个景色，但把它们合起来，则是一幅充满勃勃生机，春意盎然的“春景图”。

《绝句漫兴九首》其七：“糝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鳧雏傍母眠。”漫天飞舞的杨花撒落在小径上，好像铺上一层白毡；溪水中片片青绿的荷叶点染其间，好像在水面上层叠有圆形的钱。隐伏在竹丛笋根旁边的幼雉没人看到；沙滩上的小鳧雏们亲昵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安然入睡。这四句诗也是一句一意，摘一句亦可成诗。且每句诗都是一幅画面，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初夏郊野风景图。字里行间还渗透出作者漫步林溪间对初夏美妙自然景物的留恋欣赏的心情。

还有《漫成一绝》：“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绝句六首》其一：“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鸂鶒。”《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等都属这种格调。

这种一句一意的诗，最初起源于晋代，像《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这首诗句语句之间毫无关联，四句诗就是四幅单轴画，合不起来。诗中也显示不出人的感情。王维也有这样的诗《戏题辋川别业》：“柳条拂地不须折，松树披云从更长。藤花欲暗藏猿子，柏叶初齐养麝香。”虽也是一句一意，写景也较出色，但同样彼此间缺乏内在联系。比较起来，在这方面，王维则不如杜甫。

## （二）色彩

画是色彩的艺术，在山水诗的设色方面，王维与

杜甫都是高手。清代诗论家施补华曾说杜甫描写景物善于“着色”（《岷傭说诗》）。王维本人是个诗人兼画家，丹青之妙自然从胸中流出。

1.为了突出色彩的魅力王维和杜甫常常把具有色彩的字放在诗句的前面。这也合乎我国古典诗歌炼字讲究“一字见境界”的传统。杜甫的诗句如：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

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二首》其一）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

王维的如：

青菰临水拔，白鸟向山翻。（《辋川闲居》）

紫梅发初遍，黄鸟歌犹涩。（《早春行》）

青山横苍林，赤日困平陆。（《冬日游览》）

2.运用强烈的对比，是杜甫与王维在色彩点染上的又一特点。

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广漠空蒙，布满积水的平畴上，白鹭翩翩起飞，蔚然深秀的密林中，黄鹂互相唱和。辋川之夏，百鸟飞鸣，诗人选取了两种形态完全不同的白鹭、黄鹂。一雪白，一金黄，在色彩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颜色互相映衬，互相配合，把积雨天气的辋川山野描绘得画意盎然。

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也是用了黄鹂、白鹭两个物象，但增加了翠、青二种颜色，“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前一句，于一片绿色之中，点上两个黄鹂；后一句是万里青空之中，写出一行白鹭。这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妙。杜甫把绘画中色彩对照以突出形象的技法，融入到山水创作中来，又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其二）。两句诗状江、山、花、鸟四景，分别敷碧绿、青葱、火红、雪白四种颜色，景色清新，以江碧衬鸟的白，碧白相映生辉，以山青衬花的红，青红互为亮丽。

我们上面举的例子是色彩的明显对比，杜甫在运用颜色对比技巧时，还运用了色彩的暗比，初看似不觉得，但细加玩味，就会感到这样写更富有含蓄的画意

美。如《春夜喜雨》“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诗的上一句名言“黑”，下句就暗点“明”，构成了明暗对比。四野黑云中闪烁着一星渔火，以黑衬红所以感到特别明亮。正如清代吴见思所说：“以云之黑益见火之明。”（《杜诗论文》）

在绘画中也有不设色的，中国的水墨画即是如此。而王维是水墨画的开创者，他对于水墨画法所创造的境界，于无色中见真色，是非常拿手的，在诗中他常用这种技巧。如：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  
色静深松里。（《青溪》）

这里对云气、山色、松色的描写均是运用了这种写法。

### （三）静与动

王维与杜甫的山水诗不仅注意色彩的浓淡，也注意音响的隐显。他们善于从多种不同的画面中，传出各种不同的音响，就如电影中的配乐，有、无、隐、显配合得很好。

杜甫的“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前一句选择初春最常见也是最具特征性的动态景物来描绘。春暖花开，泥融土湿，秋去春归的燕子正繁忙地飞来飞去，衔泥筑巢，这生动的描写，使画面更加充满富有生机的动态美。后一句勾勒静态景物。春日冲融，日丽沙暖，鸳鸯也要享受这春天的温暖，在溪边的沙洲上静睡不动。衔泥的飞燕与静睡的鸳鸯，一动一静，动静相间，相映成趣。

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前两句说深山幽谷，林木苍郁，只闻人语响，不见有人行。是静中寓动，以动写静。后两句说林深杳冥，夕阳的余晖反照在青苔上，倏忽逝去，又是寂静的空山了。是动中寓静，愈显示出静来。总之，这首小诗是上两句写不见，下两句写见。不见的是人，见的是影。一“见”，一“不见”正是诗人幽寂情怀的写照。

又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描写春夜月下山谷的幽静，构思精巧，善于抓住景物的声息、情态，用以烘托春

夜山涧的空寂。以夜静山空为中心，用花落、月出、鸟鸣加以衬托，赋予静态的画面以动态，从而构成一个幽远的意境，使整个画面显得淡雅、柔美。

### （四）双声、叠韵、叠字

王维与杜甫在音乐方面有相当的造诣。相传王维曾因演奏自己创作的琵琶新曲《郁轮袍》，而使当时的公主器重他。又说他曾指出一幅奏乐图中画的就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的场面。这些都说明他的音乐修养极深。杜甫在长安时，常有机会听到名家音乐。“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杜甫能鉴赏音乐，和他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又是密切联系的。各项艺术之间又是可以互相勾通，互相启发的。王维与杜甫在音乐方面的修养，必然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会有所影响。

叠字是王维与杜甫山水诗中经常运用的手法。叠字是以两个相同的字来摹拟物形或物声。当单字不足以尽其态，则以叠字来表示。叠字在音乐上有极微妙的功用，既可以使语气完足，意义完整，又可以使声调动听。叠字运用得灵妙，可以达到摹景入神，天籁自鸣的妙境。

杜甫：“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蝶舞“时时”，莺啼“恰恰”，一片春光，弥漫大地。运用口语，清新流畅，充分表现出诗人漫步江畔的喜悦心情。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落木而说“萧萧”使人如闻秋风萧瑟，如见败叶纷扬；江流而说“滚滚”，使人如闻滚滚涛声，如见湍湍水势。四个叠字，无论是状摹形态还是形容气势，都极生动传神。

王维：“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青溪》）“漾漾”连“泛”状水之微微动荡，“菱荇”溪中漂浮，更增微波之美；“澄澄”连“映”状水之明澈平静。“葭苇”溪边丛生，更增明净之美。两对叠字运用得自然而又精炼，准确而富于特征形象。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漠漠”形容水田的平敞广布，“阴阴”形容夏木的幽暗浓密。用上两对叠字，诗的境界开阔了，既

画出了自然界生动的形象，又表达了诗人闲适的心情。

其他如：

遂为西峙岳，雄雄镇秦京。（《华岳》）

飒飒松上雨，潺潺石中流。（《至黄牛岭见黄花川》）

在运用双声、叠韵方面，王维与杜甫均是高手。双声运用得恰当给人的感觉是和谐而快速。王维的“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用双声字“迢递”来表现心境闲适，平和，与《归嵩山作》的题旨十分切合。杜甫也有相当多运用双声字的妙句，如：

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踟躇。（《登兖州城楼》）

琉璃汗漫泛舟入。（《泯陂行》）

叠韵运用得好给人感觉是优美而和缓，如王维的：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杜甫的：

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露翻兼雨打，开坼渐离披。（同上其三）

#### 四

杜甫与王维的山水诗中所表现的风格并非单一的。杜甫主要是“峭拔”、“清新”、“雄浑”三种风格，王维则主要是以“清远”风格为主，也有一些“雄奇”之作。

诗论家施补华曾经说杜甫“入蜀诸诗，作游览诗者，必须仿效。盖平远山水，可以王孟派写之。奇峭山水，须用镌刻之笔。”（《岷佣说诗》）

杜甫入剑门出夔门，历奇险山水，又饱经人世沧桑。这阶段他的山水诗多表现出“峭拔”的风格。我们看他的《飞仙阁》：

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  
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  
万壑歇疏林，积阴带奔涛。  
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  
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

往来杂坐卧，人马同疲劳。

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

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

栈道高处连云，外设阑干，垒石成梯，结构坚固。这几句道出了阁之险与阁之固。最后几句以自诨之词来叹息自己备尝艰辛。仇兆鳌在评论此诗时附带评论了他的入蜀诗：“蜀道山水奇绝，若作寻常登临览胜语，亦犹人耳。少陵搜奇抉奥，峭刻生新，各首自辟境界。”

蜀中山水奇峭，杜甫在梓、阆流寓，夔府寄居时所写的山水诗大多是用镌刻之笔描绘它们的特殊形象的。如他的物体七律《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旄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鼉鼉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首联托物寄情，写白帝城楼之高，凌空若飞，诗人独立其上，极目四望，胸襟益开；颌联写楼头所见景物的倏忽万变；颈联是诗人登高临深，不禁心驰神往，拟向虚幻之境；尾联写自己的感触，国恨、乡愁，平生叹喟，万转于胸臆。清人王嗣奭评：“此诗真作惊人语，是缘忧之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叹世二字，为一章之纲，泣血迸空。超于叹世。以迸空写楼高，落想尤奇。”（《杜臆》）

杜甫的山水诗有它峭拔的一面，也有清新的一面。这类诗多是写于长安、成都寓居时。我们先看他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

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

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

翻疑柁楼底，晚饭越中行。

这首诗写得饶有趣味，形象逼真地描绘出了何将军山林之中的景物之胜。前半写潭上夏日林荫景象，大处泼墨渲染，细处工笔勾勒，相映成趣，境地立现，极富气氛和情调；结尾触景生情，想到以前的越中游览。此诗写得潇洒自然，很能体现老杜独特的美学趣味和清新的艺术风格。

杜甫在成都仰仗亲友资助经营草堂。他这一阶段生活得比较安闲、从容，诗也就写得清新活泼。如《水

槛遣心二首》其一：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这首诗句句写景。远处的澄江平岸展示了原野的广阔，近处的幽树多花衬托出草堂的秀雅，鱼儿出与燕子斜皆为俯仰之间所见之景。景物由远及近，多层次地表现了草堂环境的幽静淡雅。全诗可以说句句都在“遣心”。句句都可以看出杜甫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及安适喜悦的心情。

在杜甫的山水诗中，有很多气魄大、笔力雄的作品。我们前面分析的《望岳》就很具代表性。后来诗人虽遭遇到各种不幸，但他仍是以饥寒之身而常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正因为诗人具有以国家大计为怀的胸襟，所以在他的山水诗中也特别显得寓意深广，在艺术上则表现出雄浑大气的风格。如《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虽是一首“声无欢”之作，然而读起来却并无气衰力孱之感。诗人在浓重的悲伤中，依然目光四射，高歌着山河的壮阔。更可贵的是诗人在自己贫病交加的生活窘况下，仍是热烈地关注着国家时事，深以天下安危为念。此等胸襟，发而为诗，怎不显得有气魄，有笔力！

关于王维山水诗的风格，清代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论述道：“右丞五言诗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也；一种以雄浑胜，如‘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是也。当分别观之。”“雄浑”指王维前期山水诗的风格特色，“清远”即指出了王维后期山水诗创作的特点。

王维“雄浑”风格的山水诗，我们前面论述到的《汉江临泛》《终南山》等诗都属此类。在这里我们

再举一首他的描绘边塞风光的著名山水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这首诗可以说是王维“雄浑”风格的代表作品，五、六两句描写塞上的壮丽风光，是全诗最精彩的地方。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边塞荒凉，没有什么奇观异景，烽火台燃起的那一股冲天浓烟就显得格外醒目，因此称做“孤烟”，一个“孤”字写出了景物的单调，紧接一个“直”字却又表现它的劲拔之美。寥寥十字，就为读者描绘出一幅雄浑、高远、苍劲、豪迈的边塞图画，无怪乎王国维称它为“千古壮观”的名句。

“清远”可以说是王维山水诗的主要风格。诗人自编的歌咏辋川景物的《辋川集》，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辛夷坞》《鹿柴》《竹里馆》等。写得清新秀丽，语淡而味浓，词浅而意深，境奇而思远。诗人以流畅自然的笔调，微妙入神地写出了辋川景物的多种多样的色彩和千姿百态的形貌，不仅写出了山水之形，也写出了山水之神；不仅写出了客观之景，也写出了主观之情，在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人格与自然高度统一的诗歌意境中，寄托着诗人的思想感情。

王维与杜甫都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这就使得他们在山水诗的创作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他们在以诗为画，善于着色，动静结合以及音节措置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山水诗的创作增添了新的技巧。王维与杜甫的山水诗在风格上也富有变化，所表现的内容也很丰富；杜甫山水诗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较我国所有的山水诗人都更为宽广，更为深沉厚重。总之，王维与杜甫的山水诗在很大程度上有相同之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也有各具特色的一方面。不过无论怎样，他们的山水诗都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山水诗发展阶段的丰碑。

（责任编辑 苏宁）